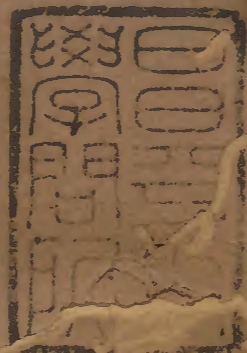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廿三廿四



庫文閣内	
五十四册	漢書
六十四册	三十七號
七架	

庫文閣内	
五十四册	漢書
六十四册	三十七號
七架	
(七十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17)
函號	366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五運六氣總叙

南且後學章滿本清甫編

運而謂之五者何水木火土金是也氣而謂之六者何
 風火寒暑燥濕是也運謂之五氣謂之六而五六不同
 者何運本諸天而天干有十氣本諸地而地支十二以
 天干合地支而大陽寒水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大陰濕
 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木土金各一而君火相火則
 有二焉此所以運五而氣則六也是運氣也其說雖本
 之素問用之于醫且實周流乎天地統攝乎人身有大

八卦司化圖



過有不及而民之疾病于是平生焉欲賡斯民仁壽之
 域而于天地運氣之序莫之察其何以燮理乎陰陽哉
 噫唯其疾之憂父母之心也以萬物為一體君子之學
 也體父天母地之心而一體乎民物求以醫身醫國恒
 毋以運氣之說為小道而忽之云

圖泉在天司氣六



圖政北南天五運五



六氣司天圖

在地之氣三年一升五年遷正司天升極復降

左間 大陰濕土面
 司天 少陰君火
 右間 厥陰風木
 命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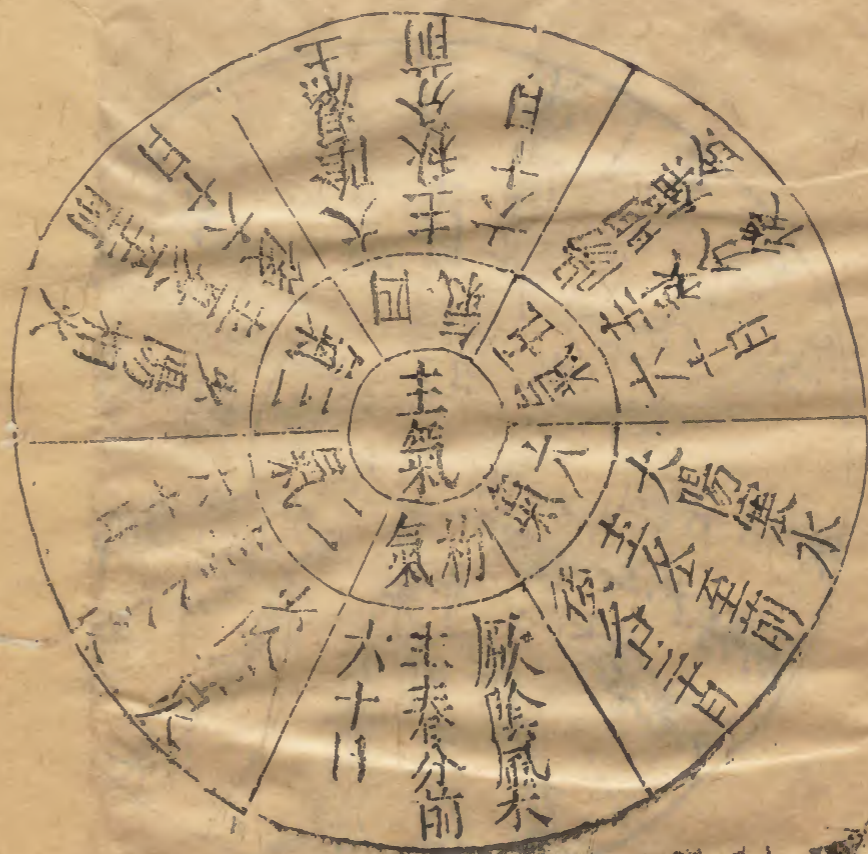
運居於中

右間 少陽相火面
 司泉 陽明燥金
 左間 大陽寒水位
 命 北

在天之氣三年一降五年遷正司泉降極復升

正令子午年六氣司天
 此餘者以類推之

每年主氣之圖



此圖言其六氣之定位也經有南政北政之說其六氣之布令也南政者面南布政以象君位向明而治北政者北面布政以象臣位定君之令蓋六十年中十年南政餘者皆北政也何以言之甲巳之歲土也土為萬物之尊五行之主萬物非土無以生五行非土無以備貫統四時寄生四寄故土運居中司天司泉之氣皆面而而處尊也餘運居中司天司泉之氣皆面北而處卑也詩曰到者司天進四地陰陽上下定災危後學醫流如曉得逐年病體見根機此之謂也

五運五星圖



圖書錄

卷二十三

四

五運二宿八圖



丹天之氣經于奎壁牛女戌分戌與癸合丹火氣也故
癸為火運

齡天之氣經于心尾巳分巳與甲合齡土氣也故甲巳
為土運

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危室土位柳鬼丁位蒼木氣
也故丁壬為木運

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昂畢亢氏乙位昂畢庚位素金氣
也故乙庚為金運

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張翼丙位婁胃辛位玄水氣
也故丙辛為水運

五運配五音圖



角音屬木丁壬化之丁陰木也壬陽木也丁為少角壬為大角木旺於春觸物而生有角之義也角者觸也徵音屬火戊癸化之戊陽火也癸陰火也戊為大徵癸為少徵火旺于夏物長已極有止之義也徵者止也宮音屬土甲巳化之甲陽土也巳陰土也甲為大宮巳為少宮土旺于長夏位在中央有宮之義也宮土中也商音屬金乙庚化之乙陰金也庚陽金也乙為少商庚為大商金旺于秋萬物剛強有商之義也商者強也羽音屬水丙辛化之丙陽水也辛陰水也丙為大羽辛為少羽水旺于冬陽氣屈而陰氣伸有舒之義也羽者舒也

二十年客氣之圖



客氣



圖書編

客



氣

五運六氣論

鬼臾區告黃帝曰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此子午所以為君火也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太陰之上濕土主之此丑未所以為土正位也寅甲之上少陽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此寅甲所以為相火之位也卯酉之上陽明主之陽明之上燥金主之此卯酉所以為陽明燥金之位也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此辰戌所以為太陽濕土之位也巳亥之上厥陰主之厥陰之上風木主之此巳亥所以為風木之位也日月一年而十二會主坐有蝕有不蝕交則蝕不

交則不蝕所以有交與不交皆行黃道行九道亦有交而不蝕者同道而相避日月之相合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蝕日掩日則日蝕猶水火之相尅水尅火掩而尅之火不能尅水之陽焉此邵子康節篇衍義云

五運

丹天之氣經于奎壁牛女戊奎壁乾位戊土屬乾戊與癸合丹火

氣也故戊癸為火運 齡天之氣經于心尾角軫巳分

角軫巽位巳土屬巽甲與巳合齡土氣也故甲巳為土運素問曰所謂戊

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蒼天之氣經于

危室柳鬼危室壬位柳鬼丁位丁與壬合蒼木氣也故丁壬為木

運 素天之氣經于亢氏鼎畢亢氏乙位鼎畢庚位乙與庚合素

金氣也故乙庚為金運 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張翼

丙位婁胃辛位丙與辛合玄水氣也故丙辛為水運

按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于此乎分與七政分屬不同

何也四方七宿各有定位此則甲巳戊癸丁壬乙庚丙

辛以二氣相合則化故即化氣以分其運也分則其象

各專所應合則其氣變化不窮而天地運氣管是矣

主運 木火土金水

木初之運火二之運土三之運金四之運水五之運每

年主運各七十二日零五刻以位相次于下萬年不易

詩曰常年五運大寒初木火土金水自如記得七旬

二餘日明年又向大寒推

客運 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戊癸

甲巳之年土運統之乙庚之年金運統之丙辛之年水

運統之丁壬之年木運統之戊癸之年火運統之 如

甲巳年土運土為初之運土生金金為二之運金生水

水為三之運水生木木為四之運木生火火為五之運

乙庚年金運初運金二運水三運木四運火五運土

如每年客運各七十二日零五刻周流于上每年一遷

詩曰甲巳土運乙庚金丙辛水運丁壬火從戊癸

為客運宮商羽角徵加臨 又曰五大甲丙戊庚壬陽

年大過運先臨五少乙丁巳辛癸陰年不及後天尋

五運大過年大寒前十三日交曰先天甲丙戊庚壬陽

于也 運不及年大寒後十三日交曰後天乙丁巳辛

癸陰于也正大寒日交曰齊天

主氣 風熱暑濕燥寒 暑一作火

風初之氣熱二之氣暑三之氣濕四之氣燥五之氣寒

六之氣風每年一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位

定于下萬年不易 詩曰初氣逐年風木先二君 君三

相 火火相連四之濕土常為主五燥金清六水寒

客氣 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熱陽明燥金司地 丑未年大

陰濕土司天濕大陽寒水司地 寅申年少陽相火司

天暑厥陰風木司地 卯酉年陽明燥火司天燥少陰

君火司地 辰戌年大陽寒水司天寒大陰濕土司地

巳亥年厥陰風木司天風少陽相火司地 子午年

少陰君火司天主二一之氣子午陽明燥金司地主六

之氣卯酉大陰濕土天之左間四之氣丑未厥陰風木

天之右間二之氣巳亥大陽寒水地之左間初之氣辰戌

少陽相火地之右間五之氣寅申其丑未寅申卯酉

辰戌巳亥周而復始亦如之

在天三年一降五年遷正在泉在地三年一升五年遷

正司天

六客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一歲在上一歲

在下二氣在左二氣在右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陰陽之道

也路

六氣申子辰年大寒日寅初一刻交初氣春分日子未

交二氣小滿日亥末交三氣大暑日戌末交四氣秋分

日酉末交五氣小雪日申末交終氣一六天也巳酉丑年大

寒日巳初一刻交初氣春分日卯末交二氣小滿日寅

未交三氣大暑日丑未交四氣秋分日子未交五氣小雪日亥未交終氣二六天也寅午戌年大寒日申刻交初氣春分日午未交二氣小滿日巳未交三氣大暑日辰未交四氣秋分日卯未交五氣小雪日寅未交終氣三六天也亥卯未年大寒日亥初刻交初氣春分日酉未交二氣小滿日申未交三氣大暑日未未交四氣秋分日午未交五氣小雪日巳未交終氣四六天也每三交歲氣會同周而復始

十二支年分運氣

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歲氣熱化之候司天者天之氣

也君火者君火乃主宰陽氣之本餘象土土乃發生萬物之源 陽明燥金在泉在泉者地之氣候也 初之氣二陰風木用事

子子上父于益辛瀉苦自年前十二月大寒節起至二月驚蟄終止 天時寒風切冽霜雪水冰

蟄虫伏藏 民病關節禁固腰腿痠中外瘡瘍 二之氣少陰君火用事火盛金哀

補肺瀉心自二月春分節起至四月立夏節終止 天時風雨時寒生羽蟲 民

病淋氣鬱於上而熱令人目赤 三之氣少陽相火用事君相二火瀉苦益辛自四月小

滿節起至六月小暑節終止 天時大火行熱氣生羽蟲不鳴燕百古杜羽之類 民病

厥熱心痛寒更作咳喘赤目 四之氣太陽濕土用事子母相順瀉肺補腎自六月大暑節

起至八月白露節終止 天時大雨時行寒熱互作 民病黃疸衄血咽乾嘔吐痰飲

五之氣陽明燥金用事心盛肺衰火怕水復 天時

溫氣乃至初冬 民病 寒熱伏邪 六之氣 太陽寒

左暖萬物尚寒 火衰心病瀉減 益苦白十月 天時 暴寒勁切火邪

小雪節起至十二月大寒止 民病 下連咳喘甚則血益 怒毒寒氣暴止

丑未年大陰濕土司天歲氣濕化之候 太陰濕土者

足太陰經也脾中央戊巳上每季寄旺一十八日合 瀉酸補甘自前年十二月

太陽寒水在泉 初之氣 厥陰風木用事主旺客衰

大寒節起至閏 天時 大風發榮 民病 血滯經絡

二月驚蟄節止 兩生毛蟲 民病 拘強關節

不刺身 二之氣 少陰君火用事以下生上瀉其氣

重筋痛 天時 鹹自二月春分節起至四月立

終 天時 行濕蒸暴兩時相降 民病 瘟疫盛行

三之氣 少陽相火用事土旺剋水補腎瀉脾自

時 氣騰溫氣降 民病 滿感冒濕氣 四之氣

濕土用事其旺鹹衰補腎益膀胱自 天時 炎熱流

六月大暑節起至八月白露節終止 民病 勝地氣

井土化 民病 腠理熱血暴益寒 五之氣 陽明燥

不流 土能生金益肝瀉肺自八月 天時 大涼霧 民病

秋分節起至十月立冬終止 天時 露降 民病

寒瘧痢 六之氣 大陽寒水用事以上剋下瀉脾補

甚行 腎自十月小雪節起至十二月小

寒終 天時 大寒 關節禁固 腰腿拘痛

寅申年少陽相火司天歲氣火化之候 少陽相火者

三焦浮流之火火邪炎上主剋肺金全受剋則腎水

失母上盛下衰虛陽上攻變生諸疾至能傷元氣

厥陰風木在泉 初之氣 飲陰風木用事子父相逢

大寒節起至二 天時 熱風傷人 民病 寒熱交作

月驚蟄終止 天時 時氣流行 民病 咳逆頭痛

血氣不調 心腹不快 二之氣 少陰君火用事肺衰心盛制若

立夏 天時 暴風疾雨 濕氣相蒸 民病 上血熱咳逆胸膈

三之氣 少陽相火用事夏旺火熾補肺益大腸 天

時 炎暑亢旱 民病 煩熱目赤喉閉失血 四之氣

太陰濕土用事火能生土瀉其補鹹 天時 風雨時

自六月大暑節起至八月白露終止 天時 降炎暑

來 民病 瘧疾交作 五之氣 陽明燥金用事肺金

去 民病 寒熱頭痛 五之氣 受邪瀉苦補辛仁八

月秋分節起至 天時 寒熱風雨 民病 寒邪風熱

十月立冬終止 天時 草木黃落 民病 君子周密

六之氣 太陽寒水用事心火受尅瀉鹹補苦自 天

時 寒濕無時地氣 民病 感冒寒邪關節

正寒霜露乃降 民病 不利心腹痛

四年陽明燥金司天歲氣燥化之候 陽明燥金

象庚辛金也 少陰君火在泉 初之氣 木

金木相尅尅補酸瀉辛自年前十 天時 陰始凝風始

二月大寒節起至二月驚蟄止 天時 雨水乃冰寒

剛多花 民病 寒熱浮腫失血 二之氣 少陰君火

開逆 民病 嘔吐小便赤淋 二之氣 用事火盛

金衰瀉若益辛自二月春 天時 臣居君位 民病

分節起至四月立夏終止 天時 大熱早行 民病

疫癘流行 三之氣 少陽相火用事主盛客衰瀉心

多人暴卒 三之氣 補肺自四月小滿節起至六月

小暑 天時 燥熱交合 民病 寒熱頭痛 四之氣

終止 天時 風雨暴至 民病 心煩作渴 四之氣

大陰濕土用事以下生上瀉辛益酸 天時 早秋寒

自六月大暑節起至八月白露終止 天時 兩有傷

禾 民病 卒暴寒熱風邪傷人 五之氣 陽明燥金

稼 民病 心浮腫瘡瘍失血 五之氣 用事金盛

木衰瀉肺補肝自八月秋 天時 冬行春令草木生

分節起至十月立冬終止 天時 氣候及溫熱蟲清

風生蟲出現 民病 疫癘溫毒寒熱伏邪 六之氣

反行春令 民病 寒熱作病氣血不和 六之氣

圖書編

卷二十三

十五

太陽寒水用事客來助壬益苦瀉酸
自十月小雪節起至十二月小寒止
天時氣候反
出現行 疫病溫毒
春令 民病 寒熱伏邪

辰戌年太陽寒水司天歲氣寒化之候 太陽寒水者

足膀胱經也與足少陰經
合為表裏屬北方壬癸水
太陰濕土在泉 初之

氣 厥陰風木用事脾胃受邪瀉酸助其自
年前十二月大寒起至二月驚蟄終止
天時氣
暖草早榮 民病 瘟疫寒熱頭
濕風至 民病 疹嘔吐瘡瘍 二之氣 少陰君火
受邪瀉酸補苦自二月春 天時 春寒多雨 民病
分起至四月立夏終止 寒溫無時

氣鬱中滿 三之氣 少陽相火用事以上尅下瀉酸
浮腫寒熱 助苦自四月小滿節起至六月
小暑 天時 暴熱下涼 民病 寒熱吐痢心灼
終止 疾濕暴雨 民病 悶亂癰疽滄瀆

之氣 太陰濕土用事水旺吐瀉瀉酸補其
自六月大暑起至八月白露終止 天時
蟲暴風疾雨 民病 赤白痢瀉 五之氣 陽明燥
水旺制鹹益苦自八月秋 天時 溫熱而行 用事
分起至十月立冬終止 病

氣匿客熱血熱 六之氣 太陽寒水用事水盛火衰
二行肺氣壅盛 瀉酸助苦自十月小雪起
至十二月 天時 凝寒雨雪地 民病 病乃慘悽孕
小寒終止 氣正濕令行 婦多災脾受

濕肺旺 肝衰

巳亥年厥陰風木司天歲氣風化之候 厥陰風木者

足厥陰肝經也肝屬東東
甲乙木春旺七十二日也 少陽相火在泉 初之

氣 厥陰風木用事脾胃受邪瀉酸補其自
年前十二月大寒起至二月驚蟄止 天時 寒
肅寒行生令 民病 寒居右脇氣 二之氣 少陰君
殺氣方生 滯脾胃虛人 天時 寒
火旺金衰瀉心補肺自二月 天時 寒不去霜雪冰
春分起至四月立夏終止 殺氣施水草焦

天時 寒不去霜雪冰
殺氣施水草焦

六氣正對化圖



寒雨 民病 無平氣 至 自四月小滿節起 天時 風熱大作 民病 淚出耳 至六月小暑終止 太陰濕土用事木土相刑瀉酸益甘 天時 陽明 四之氣 自六月大暑起至八月白露終止 熱氣返明山澤 民病 心受邪黃疸 五之氣 陽明 浮雲暴雨浮濕 民病 心受邪黃疸 天時 燥溫更蒙沉 川事以金刑木瀉肺益肝自入 天時 陰乃靜風雨 六之氣 太陽寒水用 乃 民病 寒風及體肺受風 天時 陰乃靜風雨 瀉酸補甘自十月小雪 天時 蟄蟲出 地氣大發 民病 腎相殺制 起至十二月小寒終止

夫五運六氣相摩相盪上加下臨六十年之紀不能齊矣大過之紀有五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敷臯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不及之紀有五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平氣之紀有五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夫過則乘已所勝而悔所不勝侮反受邪寡于畏也不及則勝已者來欺之子必為母復讎也

六氣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布於時日而司地化上下相召而寒暑燥濕風火在四時之氣不同者蓋相臨不一而使然也六氣司於十二支者有正對之化也然厥陰所以司巳亥者何也謂厥陰木也木生於亥故正化於亥對化於巳也雖有卯為正木之分乃陽明金對化也所以從生而順於巳也少陰所以司子午者謂少陰為君火司尊位所以正得南方離位故正化於午對化於子也太陰司於丑未者謂太陰為土土屬於中寄居坤位西南居未分也故正化於未對化於丑也少陽所以司寅申者謂少陽相火位卑於君火雖有午位君火居之火生於寅故正化於寅而對化於申也陽明所以司卯酉者為陽明為金酉為西方屬金故正化於酉而對化於卯也太陽所以司辰戌者謂太陽為

水雖有子位以居君火對化辰戌屬土水乃伏土中卽
六戊天門戌是也六巳地戶辰是也故水瀆土用孟子
曰水由地中行斯可見矣乃正化對化於辰也此玄殊
之說詳矣莫不各有因焉此天之陰陽合地之十二支
動而不息者但將年律起當年司天數至者爲司天相
對一氣爲在泉餘氣爲左右間用在泉緩一氣爲初之
氣至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至司天爲三之氣主上半
年自大寒日後通主上半年也至在泉爲六氣主下半
年自大暑日後通主下半年也少陰爲首順行又爲大
過司天大過不及亦間於數則十干起運圖上下相合
也故經云歲半以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者
此也天之六氣客也將此客氣佈於地之六氣步位之
則有氣化之異矣經自上下位左右有紀爲司天曰上
位南方則面北立左右乃左東右西也故上下異而左
右殊亦微旨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緒者乃南面而
立以閱氣之至也非論上下左右之位而與顯明之左
右火治之之意同謂面南視之指位而言也

天地寒暑燥濕風火化生萬物

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柰何其於萬物何以生
化岐伯曰東方生風風在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

生心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
 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
 氣為柔在臟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色
 為蒼其化為榮其蟲毛其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推拉
 其青為隕其味為酸其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
 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
 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脉在
 氣為息在藏為心其性為暑其德為顯其用為燥其色
 為赤其化為茂其蟲羽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燥
 其青燔熇其味為苦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
 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其生
 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
 氣為充在藏為脾其性靜兼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色
 為黃其化為盈其蟲倮其政為謚其令雲雨其變動注
 其青淫潰其味為甘其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
 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
 肺肺生皮毛生腎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
 在氣為成在藏為肺其性為涼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
 色為白其化為斂其蟲介其政為勁其令霧露其變肅
 殺其青蒼落其味為辛其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

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
 鹹鹹生腎腎生骨髓生肝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
 為骨在氣為堅在藏為腎其性為凜其德為寒其用為
 闕其色為黑其化為肅其蟲鱗其政為靜其令霜雪其變
 凝冽其胥冰雹其味為鹹其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
 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五味更立各有所先非其
 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帝曰病生之變如何岐伯曰氣相
 得則微不相得則甚帝曰主歲如何岐伯曰氣有餘則
 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
 已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所畏也帝曰

五運六氣旋轉圖



圖書目錄

卷二十三

二十七

五運有旋轉之機六氣有早遲之變天以是終始之因於地地以是終始之因於物五運者即五行也六氣者五行之變風火暑濕燥寒也故一氣王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六甲終以爲陰陽寒暑之運而成一歲冬至後得甲子爲早或在十二月節爲中或在正月爲遲夏至做此故物之生落遲早感應於此而巳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巽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一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子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復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

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授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良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臨之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循斯環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收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而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或自大寒而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經秘而未發啟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醫家五運皆起月初天氣之先主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父

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旣自以爲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

海字表秦人惟五運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

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旣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旣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之共

工可乎哉蓋二說並行各逞已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為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為閨歷觀詩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為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為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為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剋亦天地自然之造化也矧矧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非也後儒又以此為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圖運紀年十六



天符 運氣相同曰天符

戊子戊午戊寅年運氣皆火丙辰丙戌年運氣皆水巳丑巳未年運氣皆土乙卯乙酉年運氣皆金丁巳丁亥年運氣皆木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天符也

順化 天氣生運曰順化

甲子甲午甲寅甲申年火下生土也壬辰壬戌年水下生木也乙丑乙未年土下生金也辛卯辛酉年金下生水也癸巳癸亥年木下生火也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

順化也

天刑 天氣剋運曰天刑

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年火下剋金也戊辰戊戌年水下剋火也辛丑辛未年土下剋水也丁卯丁酉年金下剋木也巳巳亥年木下剋土也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天刑也

小逆 運生天氣曰小逆

壬子壬午壬寅壬申年木上生火也庚辰庚戌年金上生水也癸丑癸未年火上生土也巳卯巳酉年土上生金也辛巳辛亥年水上生木也子臨父位于理未當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小逆也

不和 運剋天氣曰不和

丙子丙午丙寅丙申年水上尅火也甲辰甲戌年土上尅水也辛丑辛未年水上尅土也癸卯癸酉年火上尅金也巳巳亥年金上尅木也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不和也

歲會

運臨木氣之位曰歲會

子水位也丙子年水運臨之午火位也戊午年火運臨之卯木位也丁卯年木運臨之酉金位也乙酉年金運臨之辰戌丑未土位也甲辰甲戌巳丑巳未年土運臨之六十年中有此八年歲會也

大乙天符

天符歲會相合曰太乙天符

戊午乙酉巳未巳丑六十年中有此四年大乙天符也

支德符

運與四孟月同日支德符

寅屬木春孟月也壬寅年木運臨之巳屬火夏孟月也癸巳年火運臨之申屬金秋孟月也庚辰年金運臨之亥屬水冬孟月也辛亥年水運臨之六十年中有此四年支德符也

干德符

運與交司日相合曰干德符

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一年遇此二千天地德合亦為平氣之歲也

同天符

大過之運加地氣曰同天符

庚子庚午年運同司地燥金壬寅壬申年運同司地風
木甲辰甲戌年運同司地濕土六十年中有此六年同
天符也

同歲會

不及之運加地氣曰同歲會

辛丑辛未年運臨司地寒水癸卯癸酉年運臨司地君
火癸巳癸亥年運臨司地相火六十年中有此六年同
歲會也

五運六氣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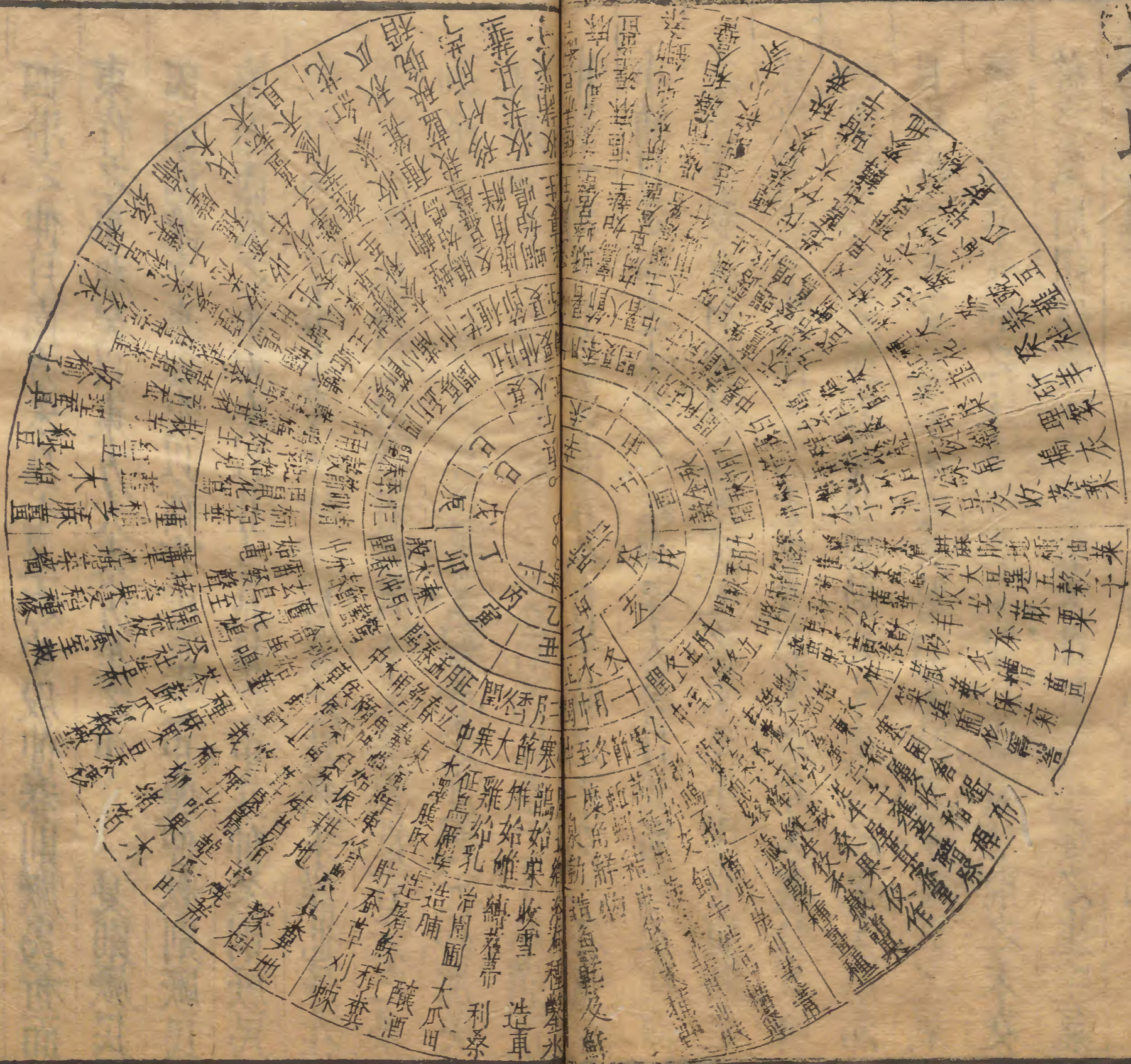
夫五運者金木水火土也六氣者風火暑濕燥寒也天
干取運地支取氣天干有十配合則爲五運地支十二
對待則爲六氣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天地相合則
爲甲子故甲子者干支之首也天氣終于癸地氣終于
亥天地相合則爲癸亥故癸亥者干支之末也陰陽相
間剛柔相瀆是以甲子之後乙丑繼之壬戌之後癸亥
繼之三十年爲一紀六十年爲一周大過不及斯皆見
矣然以天干兄弟次序言之甲乙東方木也丙丁南方
火也戊己中央土也庚辛西方金也壬癸北方水也以

其夫婦配合言之甲與巳合而化土乙與庚合而化金
丙與辛合而化水丁與壬合而化木戊與癸合而化火
故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
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詩
曰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木位盡成林丙辛便是長流
水戊癸離宮號曰心然以地支循環之序言之寅卯屬
春木也巳午屬夏火也申酉屬秋金也亥子屬冬水也
辰戌丑未屬四季土也以其對衝之位言之子對午而
為少陰君火丑對未而為大陰濕土寅對申而為少陽
相火卯對酉而為陽明燥金辰對戌而為太陽寒水巳
對亥而為厥陰風木故子午之歲君火主之丑未之歲
濕土主之寅申之歲相火主之卯酉之歲燥金主之辰
戌之歲寒水主之巳亥之歲風木主之詩曰子午少陰
君火暑丑未大陰濕火雨寅申少陽相火炎卯酉陽明
燥金主辰戌火陽司水寒巳亥厥陰風木舉然五運有
主運有客運六氣有主氣有客氣主運主氣萬載而不
易客運客氣每歲而迭遷然則客一也有大過焉有不
及焉大過之年甲丙戊庚壬五陽干也不及之年謂乙
丁巳辛癸五陰干也大過者其至先不及者其至後客
氣也有正化焉有對化焉正化之歲謂午未寅酉辰亥

之年也對化之歲謂子丑卯辰巳之年也正化者令
之實對化者令之虛假令甲子年甲爲土運統主一年
子爲君火專司一歲一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
正合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一晷之中
主運以位而相次於下客運以氣而周流於上主運者
木爲初之運火爲第二運土爲第三運金爲第四運水
爲第五運客運者假如甲巳年甲爲土運初之運卽土
也土生金二之運卽金也金生水三之運卽水也水生
木四之運卽木也木生火五之運卽火也每一運各主
七十二日零五刻大過之年大寒前十三日交名曰先
天不及之年大寒後十三日交名曰後天平氣之年正
大寒日交名曰齊天一歲之後主氣定守于六位客氣
循行于四時主氣者風爲初之氣火爲二之氣暑爲三
之氣濕爲四之氣燥爲五之氣寒爲終之氣客氣者假
令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司地大陰濕土爲
天之左間厥陰風木爲天之右間所以南面而命其位
也大陽寒水爲地之左間少陽相火爲地之右間所以
面北而命其地也一氣在上一氣在下二氣在左二氣
在右經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
也地之左間爲初之氣天之右間爲二之氣司天爲三

之氣天之左間爲四之氣地之右間爲五之氣司地爲
終之氣每一歲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申子辰
之年大寒日寅初一刻交初之氣至春分日子時之末
交二之氣小滿日交時之末交三之氣至大暑日戌時
之末交四之氣至秋分日酉時之末交五之氣至小雪
日申時之末交終之氣所謂一六天也巳酉丑之年大
寒日巳初一刻交初之氣至春分日卯時之末交二之
氣至小滿日寅時之末交三之氣至大暑日丑時之末
交四之氣至秋分日子時之末交五之氣至小雪日亥
時之末交終之氣所謂二六天也寅午戌之年大寒日
申初一刻交初之氣至春分日午時之末交二之氣至
小滿日巳時之末交三之氣至大暑日辰時之末交四
之氣至秋分日卯時之末交五之氣至小雪日寅時之
末交終之氣所謂三六天也亥卯未之年大寒日亥初
一刻交初之氣至春分日酉時之末交二之氣至小滿
日申時之末交三之氣至大暑日未時之末交四之氣
至秋分日午時之末交五之氣至小雪日巳時之末交
終之氣所謂四六天也蓋因客運加于主運之上主氣
臨于客氣之下天時所以不齊民病所由生也

授時圖



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
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
四時之仲月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
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
因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
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
暵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
歷試至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象
如洛下閎解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
儀曆家推其無越此者然古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
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
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
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
不生後時而執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
能各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
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
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
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
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
月農事早晚各疏於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爲圓圖使

可運轉北斗旋於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杓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午建星辰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爲旬積三旬而爲月積三月而爲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爲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卽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察然具在是矣然按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暑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入與天合物乘氣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

順天時勤民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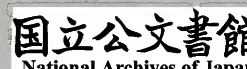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田土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阨故李俚爲魏文侯作畫地利之教國以富強

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隣國而雄諸侯淮南
子曰聖人不耻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
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
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神農憔悴堯疲矍舜黎
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財贍
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將相不強功烈不
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
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簞食蓋惰者耄之勤
者鍾之引乎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
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
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
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
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
身不顧廉耻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
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
有其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
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
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羨一食千

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
誠哉言乎神農蒼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
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
纒牘之煩且歌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
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
請學稼孔子荅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
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
馬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牴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
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創鑄作田器教之
種田歲歲開闢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耨犁及種人牛
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耨犁所省備力
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
一疋隆又禁收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
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顛皆以麻桑頭貯衣民惰窳少麓
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燃火燎炙之教民益種桑柘
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
今江南知蠶桑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
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
出崔實爲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
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

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豚子可以為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

得其利蓄積有餘宗令家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猪雌鷄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間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投貴時賣以買牛整頓豐足王母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殺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殺而去其有者獨不見勞各自耻不能致毋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為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鷄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為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



之性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大公
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鱉而
數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磽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
脩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拖落不完墻垣不牢
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
親蠶况夫田父而懷窳者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
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屋有千頭木奴不
置汝不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
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
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
皆得其所用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植之不可已也諺
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此之謂也
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
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
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
之生旣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有矣率之
又不督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齒腐相繼
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
有薰量之情旣飽而後輕食旣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

豐穰而忽於畜積或由布帛優贖而輕於施與窮窘之
 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
 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耳
 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
 食為異生息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息之事孰自知也
 斯何異夢中之蟲而不知藍之耳乎

圖書編卷之二十四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曆總叙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筭定於容成上稽天象下正人
 時曆可以無作乎故有起之以律而纍實於黃鍾者矣
 有積之以數而較筭於分毫者矣又有驗之以象而作
 儀於渾天者矣此皆曆法所不可少者然由古迄今言
 天者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何
 哉曆法不容以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
 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曆元之可

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曆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有不
同焉日度未易稽也秦晉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孟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有不同焉雖數千百年推曆之至精至密如漢大初唐大衍厥後亦未嘗不差他又可知也蓋以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歷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惡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訓聖人何以特取諸革哉知治曆明時取諸革則知天時盈虛消息變動不居必觀會通以求其故斯可以律天時也茲編備採經書所載與諸家之說若不相協孰知諸在當時揆諸天與日未盡然也特以今視昔見其舛焉耳然則以後視今其舛不猶是哉信乎歲不容以不差曆不容以不革也然則曆家之論差法果委諸天與日之行度有不齊乎抑亦治曆者不能悉依天日之行度以明其時故有差也夫天日本皆活物其錯行密移必有毫忽之差實無時不然今特莫之覺耳豈必待三五十年後始有所差也耶是天與日之行度必有差者乃其自然之運治曆者果如元曆多方

治曆明時

易象曰天地
革而四時成

象曰澤中有火
明時
單君子以治曆



揆測日影以爲之準而歲月日時一依乎天與日之行
 度則差法不待辨矣雖然以元人測日之法求諸今之
 日度可也執今之日度以議元人測日之法則又差失
 矣身真印香埋知曆數者與之論哉

古今惟曆家未嘗有定法也非無定法也法雖定於一時定於一人而未久卽差謂其有定法也可乎漢大初曆以鍾律起唐大衍曆以著策起元授時曆以晷影測洛下閎僧一行郭守敬皆推極驗之精而月之三五十年卽有歲差故或以爲百年差一度或以爲五十年差一度或以爲七十五年或以爲八十三年或以爲六十六年久而驗之均之弗合也雖以時分刻刻分分分秒非不至精至悉惟差之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眇眇皆不合原筭矣精曆者何若此其難乎先儒謂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又謂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周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吾恐用十二萬分亦安必其不差乎何也欲爲一定之法以律乎難定之天吾固知其不可也况天與日月星辰乃陰陽積氣皆活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或不及自是不齊安可爲一定之法以齊之乎嘗讀易至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于是知聖人教人治曆明時取諸革也而非取其一定之法也時序寒暑之變遷離兌夏秋之更易其象本至著也觀火在澤中革之則生息不革則滅息其象之不

容不革也亦昭昭矣所以卦辭曰革也日乃孚爻辭曰
六二日乃革之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由離中原有
巳土故火生土土生金離革而夏苑革而秋此所以四
時各順其序者天地自然之革也君子觀革之象乃知
天運之不息日月星辰行度之不齊而順天地以治曆
數則四時之序無不明而人之作事一順乎天時而不
失矣何先儒乃曰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
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是豈聖人
設象立教之意哉蓋六十四卦獨于此卦示以治曆明
時之象曾謂只是依稀地說也耶惟其不信治曆明時
取諸革所以必欲爲一定之法使天與日月星辰之行
度必依乎我之曆數及其有差則又謂數之未指統之
未大而紛紛於人力之探索也亦勞矣哉噫古今曆更
六十餘家而法不定必有其故也且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苟授時不差則曆之無定法者乃其一定之理
也治曆者果能洞明革卦之象確信聖人垂教之旨但
當順天時自然之運以治乎曆而不爲一定之曆以必
乎天則時可明而歲不差矣歲之所以不差者曆之革
也此聖人之深意也否則天地不革則四時不成曆家
欲不革以明時焉無是理也故謂古今曆家無定法也

上古曆元圖

新曆
從此
起數

十一月

至朔同日

朔旦夜半

二曜合璧

甲子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時

五星連珠

年之始

月之始

日之始

時之始

虛齋蔡氏曰本是癸亥年但明年氣候始於此故云
歲亦甲子也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是也歲月日時
皆甲子亦時有但要占古甲
子年月日時方為曆元耳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朱子曰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
元也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
分以此為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以八十一為分歲已盡都
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

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逾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天同運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日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胸無方莫不結絲于此而稟正焉

按自古造曆者必先立曆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頊

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申有近乎緯則或不得于天曆之廢興以疏密課固不主于元也孟子謂苟求其故云云致也朱子必謂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歐陽氏亦謂曆家之說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史謂曆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曆之終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于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于甲子也然則曆烏可無元乎但其假托以同于讖緯則不可耳先儒有言曆元只據目前考驗無証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唐志曰漢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後劉歆作三統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也則曆述又本於易矣蓋曆起于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

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
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
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
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
不合亦理之必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
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
推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
易也

宋志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
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
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
則差差則蔽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
較之至石必差况于無形之數哉

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曆象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夫聖
人之治其于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
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立萬世而無忒往
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
測者常在于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
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
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

差而正之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授其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

大明授時六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密嗟乎數往所以知來考古所以驗今今授時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隨時考驗以合于天不能無望于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考驗其可從而致力耶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筭筭爲本以天文爲驗筭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焉而在天之天定矣

○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政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

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於此旨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

○一陽生於子節交之至巳屬次年亦猶夜半以後卽屬次日然人事一日始於寅時一年始於建寅之月爲正子丑二月雖屬次年而紀曆則猶在舊歲如月食於夜半後雖屬曉猶以夜言之也三統謂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商周雖以子丑爲頒朔授時之首而月朔未嘗改也至於曆法則因氣朔有差必隨時而改革周衰之末司天失職漢太初曆初爲可取固未密也唐大衍曆當時以爲密矣自今觀之尚爲甚疎自古及今凡更六十餘曆蓋歲必有差久而積差漸多故爲曆者必隨時測驗以求天數之真不得不改也

○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

○自昔帝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

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
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算周審爲天子燮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撫世治時苟不明晦
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
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宋太祖訖
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
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
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
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
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日不足也天周有餘
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
差於中星驗之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
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
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二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
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歷天正冬至赤道歲
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
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
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承運
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八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

天度以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後時曆法每歲差一分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論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天不隨時脩改求合於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

○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一千一百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地一極日行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

○按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但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為曆元矣若甲子年月何有哉

歷代曆

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殷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或云用殷曆故通鑑編年數日兩存之

帝更造大初曆前曆與天不合東漢之末曆凡四改成帝二

統曆平帝四分曆因大統曆靈帝乾象曆晉書志言四分計分大祖

而改作此曆乃劉洪蔡邕共為之八代多仍此法自魏至隋曆凡十三改魏文

帝有黃初曆韓翊以乾象曆減斗分大過明帝有景初曆

楊鋒劉志造即景初舊法也以五景初晉武帝有正歷劉志造即景初舊法也以五景初

星王朔之造元是後秦姚穆帝有通曆與時羌爰亦從三統曆秦姚興當晉武

帝太元九年羌爰造三記甲子元曆專授劉宋元嘉中

何承天造甲子元曆迄宋末相仍用梁武帝改行宋祖

子元曆具子祖雖奏請行之以何承天曆絕差設也陳氏因之北齊文宣高氏用

宋景業天寶曆妄引元命包言齊受曆之期董峻鄭元偉非之乃上甲寅元曆鄭元偉

董峻又上甲寅元曆時又有劉季孫張孟賓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與宋景

業爭論未定屬國亡西魏八關行李興業正允曆于時宇文周明帝使庾季彦等

造周宇文周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以甲寅為元周天象初

馬士顯又上丙寅元曆迄于隋開皇四年始更用張賓曆隋開皇行張

賓曆張賓盛稱高祖非人臣相自陳代謝之證帝乃下詔頒行賓曆曆本之何承天而劉孝孫劉焯改其

天寶方有羅孝孫焯議竟不行十七年後用張胃元曆胃元因言日景長之事帝大悅

令與劉暉秀才等相駁難會顏敏上書言大初曆八歲之事帝欲視其事下詔褒美頒行胃元曆胃元與袁克

更相引重先是劉焯與胃元進乃更名劉孝孫曆法曰十曜曆主之曹元唐之遂罷焯又增修其書曰皇極曆駿正胃元之短袁充左右胃元共撰前曆更不行焯皇極曆曆法見隋志

唐曆凡八改高祖戊寅元曆道士傅仁均所造高祖麟德甲子元曆李淳風造元宗

元大衍曆僧一行造以前曆日蝕不驗此下皆因其法肅宗至德

韓穎益代宗寶應五記曆以前曆不與天合鄭獻之造駕大衍舊法德宗建

中正元曆徐承嗣等造因前曆氣朔稽後也又雜麟德大衍術憲宗元和觀象曆

穆宗長慶宣明曆以前曆測驗不合也皆因大衍舊術昭宗景福宗元曆

以元曆數差五代初用唐曆并閏國曆凡有八家晉高帝調

元曆馬重鎮因曆上薦符天小曆不復推右上古起唐天寶十四年乙未為主元以正月雨水為氣首行之五年輒差周有明元曆王處訥又有萬分曆蜀有永

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周世宗有欽天曆王處訥所造

朝一祖十宗曆凡十一改太祖造應天曆後置閏等乃王處訥所造

太宗乾元曆王素造後以朔望有差真宗儀天曆曆家造朱帛為之序後以星曜

有仁宗崇天曆曆家造晏殊序並見要會英宗改為明天曆以日神

宗改為奉元曆因日蝕有差哲宗改為觀天曆因冬至差徽宗改

為紀元曆以時氣之差高宗改為紀天曆以定臘有差孝宗造乾

道曆以統元日食有差又改淳熙曆曾子固嘗云王處訥見王

可且行久則差矣已而果然宋朝命王處訥正之於是

有應天曆久之又差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嘉元曆

淳化至道間王濬鄭安之待校其疎密曰官韓縝符天

晦定渾儀之器楊交遂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節

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計之有可運之掌上及其久
也有非智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所必至也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
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
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
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
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
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
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
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成遵
其舊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推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
元太衍之曆行算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
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文
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
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
諛耳不為敬天愛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為劉
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
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
徃其何以議曆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
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

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為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為皇極曆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大抵然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為張壽王所抵潛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為瞿曇撰南宮所非靈

臺校薄而當否始決

大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

東漢曆

元為馮晃馮允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

詔作蔡邕議邕等議允晃

之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

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
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
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
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
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
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時
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
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
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
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
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
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杜預唐志言
異世而一事也是知立推步之法者求之于萬年之上
以爲上元自謂無毫釐之差行之未十百年而乖違已
見蓋數往者無所辨而推來者有所證也一行是非諸
曆之得失其論甚備而唐志亦稱其立法之密一行之
言乃曰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
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知非籌策所能及矣

歷代曆元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

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

乙卯秦用顧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大初曆元以丁丑章帝

四分曆元以庚申大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

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

自大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

之所起以為積筭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

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

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遠通曆甲子元法

惟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明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

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

筭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筭一行曆本議積筭至

千萬億歲夫數往所以知來也攷古所以驗今也積筭

之多於以見密率之詳推步之審焉耳自三皇五帝至

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亦已多

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

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筭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耶按後

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詵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

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靈

帝馮充言盜賊之起由曆元不正蔡邕力辨其非以為

咎不在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疎密課固
 不在乎元二子之論或以為曆必正元或以為曆不主
 於元何者為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
 年為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
 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筭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
 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為元行之
 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
 目前考驗無証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濛則
 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
 之日惟上元甲子四千五萬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

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

四分曆仲紀之元起
 孝文帝後元三年

自劉歆作

三紀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無所本自杜
 預序長曆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曆之不可有所
 拘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
 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
 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
 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
 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日
 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
 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

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唐觀象為崇元又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太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以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為定筭也明矣

辨甲子曆元

曆元之說以歲月日時皆起於甲子為造曆之元考之甲子作於大撓而已有甲子之後曾有是曆元否歟或謂其在共蒙開闢之初歟夫十二月建子則甲子年當為丙子月矣說者謂古曆家例以子月為首本是癸亥年但明年氣候始于此故云歲亦甲子是甲子年月猶可解也曆家謂漢武帝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為夏正而大初曆肇于茲矣考史記用書載武帝改大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冬至為元夫焉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大初元年為甲寅年矣安得有甲子年月也况考之通鑑編年高祖即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元三年以庚辰武帝大初元年以丁丑則甲寅且非實矣

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曆始于顓帝上元大始闕
逢攝提格之歲畢取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
室五度蓋顓帝曆以甲寅爲元故漢曆亦以甲寅爲元
而甲子年月月謂爲上古曆元猶可解也然冬至乃仲冬
中氣中氣即當在望日乃爲得正若朔日冬至則冬至
反差前十五日季冬望日即立春矣欲求中氣歸中當
在一歲以外是反以不中之氣爲曆元奚可哉雖前十
月爲閏月六甲月朔皆無餘分故以之爲元則甲子或
在望日而冬至無餘分者曷爲其非元乎孟子所謂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不知其果指上古之曆
元如朔日冬至之說否也蔡虛齋乃曰歲月日時皆甲
子亦時有但要上古年月日時皆甲子方爲曆元果如
此說又何止千歲也耶雖然古豈無徵者哉黃帝造曆
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
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用乙卯武帝用丁丑所謂
上古曆元者不知何據故王朔之以九萬餘年爲開闢
之始張賓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爲積筭豈開闢之
上復有開闢也耶况用元之說尚有可疑者漢順帝二
年宗詵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曆元元正然後定日法
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又靈帝時馮公言盜賊

之起由曆元不正蔡邕力辨其非以為咎不在此范曄
 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疎密課固不在乎元是二家
 之說一以為曆必正元一以為曆不主於元至於用元
 者或以為只用目前不必推占上古或以為紀元之日
 必以上元甲子為定諸說紛紛如聚訟然何可執一論
 也嗚呼漢曆凡四變唐曆凡十三變宋曆亦十餘變而
 曆果可拘以一定不變之法哉

曆象授時之圖



圖書錄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註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璣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吳徵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沼灘酉曰作噩

戌曰掩茂亥曰大淵子曰因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在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一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謂子曰玄枵亥曰俶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日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軫翼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

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爲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爲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吳徵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爲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左旋而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盈虧朏朧之變五星有盈縮圍用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卽所謂遷也順則爲吉逆則爲凶二者相參變之矣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然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証若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龜曰今

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代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楊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孛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夫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歲星在木則水爲相之類五星順度爲祥流逆失度爲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

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
參決妖祥之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所謂凡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荒
黃爲豐黑爲水旣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稜象
蓋水旱之降爲荒年荒年之降爲豐年其序如此十二
風者艮爲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
律坤爲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兌爲闔闔風從南呂之
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
之律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于緹室之中因逐月管
入律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
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
祥之應可決于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爲
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上文五事卽校正叙事之
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于上則人君知脩省之
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于下則人臣知警戒之意
君臣交脩而天降祥矣

堯舜相授受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是曆數乃帝王所重而膺曆數者要在執中
使四海不困窮也故其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首之以
欽若昊天此固其作曆之本旨也所謂授民時者而某

時行其政令民興其事凡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各以其時夏小正與夫月令所載是也後之精于曆法者何代無之區區于筭數之末以求天之行度必不我違而欽天授時之意未之聞焉故雖明知歲差猶確守其法而不求變通之道則其授時作事之差不待言矣此豈聖王作曆之意哉無益於七政之齊民時之授曆亦可無作矣易治曆明時書曆象授時聖訓昭然苟不順天之變革以治曆而拘於律法以求不差使一行郭守敬復生能正之於一時而積之三五十年則亦難必其悉合矣噫天本無窮也曆本無形也執有窮以盡數執有形以求天歲之差有由然也不曰曆差而曰歲差果欽之道歟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節紀元不差而曆

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
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
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
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
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
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
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畧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
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
而毫髮無遺筭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
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
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筭不密哉
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
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
又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
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也
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
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月星辰之
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王衡以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王
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

王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
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數之不精者有之而
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
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
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
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
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
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
可執一論也

星

夫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夜而過一周其道
在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而麗乎天日不及一度
月不及十三度隨天而左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
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炁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
炁復蘊而為朔舒遲先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
相與為對當天之中則月炁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
行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
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日至角牛
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婁井之方月行
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

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
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乃分焉日
月之炁聚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微宮下元爲
天市垣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
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辰之所會也
其曰客者言乎星辰之不出大白也其曰主者言乎星
辰之出乎太白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
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
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則入地
下三十六度隱而不見故曰有伏有見朝出曰羸夕
出曰縮西行曰迷日月同度曰陵不順不逆曰稽若及
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射不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終
也執法即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理之
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
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况
謂斷鰲煉石在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
天問之誣也而况謂揮戈棄袂在爲不稽蟾蜍玉斧未
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天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
草木生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鯁論雨之誕也仙火金
門言雷者未確也堯壁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銅駝玉馬

言雲者非真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
拘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罔月令作於
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星
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
則屬角虛樓十星也卅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則屬
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執其
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馬融有
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
夫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
辛氏而虞舜修之以璿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
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
耀卽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
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
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
溱則以朱黑白而別二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
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
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
莫不皆然是考纏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
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於妄人又度量之至耿壽昌
始鑄而爲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唐

李淳風因之而為三重儀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
 最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焉其為論亦密
 矣靖康之亂儀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
 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
 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
 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
 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
 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豈天啟中國
 文明之治而預生是人以創為一代之器乎

閏月定時成歲之圖



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

日法計九百四十八

歲餘法萬二千一百一十七分

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七分

堯典曰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按律曆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
爲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
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
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爲
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
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
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
有不成乎

定歲之法以冬至爲第一日逐日記之第三百六十六
日中晝景復最長是爲次年冬至記夏至亦然故曰三
百六旬有六日二至初未可以時定以午景驗之似皆
在午矣雖曰三百六十六日爲一期然第一日午數至
第三百六十六日午實滿三百六十五日積二期滿七
百三十日積三期滿一千零一十五日積四期滿一千
四百六十日第一日爲第一冬至第三百六十六日爲
第二冬至第七百三十一日爲第三冬至第一千九十
六日爲第四冬至第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爲第五冬至
五次冬至實得四期滿一千四百六十日當一千四百

六十一日測午景尚未極長第一千四百六十二日始
爲冬至如是則四期之日實滿一千四百六十一每年
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積四年之餘餘一日一日十二時
四分之則每年有三時爲餘數故曰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之一蓋以一日分與四年爲餘數每年各得四分之
一也夫既以一日分加於四年斯每年二至當定其時
而二至之時最所難准要亦約量以定之耳

積日之法每年餘三時一時得八刻有餘三時總二十
五刻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日蓋月一次不
及三十日實二十九日有餘十九年積六千九百三十
九日七十五刻數內日圓二百三十五次均爲二百三
十五朔每朔計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而其餘數均
分不盡若以百刻變爲二百三十五畫如總朔之數則
每朔則得二十九日百二十四畫每朔該二十九日四
百九十九畫矣所以四其二百三十五者蓋每年有餘
數四之一其四之一細爲二百三十五畫而如總朔之
數則一日該九百四十畫方可均而無餘故以九百四
十名爲日法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餘二百三十五畫乃
九百四十之二百三十五此卽每年餘數四之一每朔
二十九日有餘亦云九百四十之四百九十九苟以整

數二十九日亦分細畫則每朔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畫矣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均分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餘二百五畫六十二秒半此又復以一畫細爲百秒也兩氣計三十日四百一十一畫餘二十五秒爲一節若一朔以之相較八百五十二畫二十五秒名曰一月之閏數蓋一節三十日已有餘數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名曰氣盈一朔不及三十日是三十日內有虧乃虧四百四十一畫名曰朔虛併氣盈朔虛之數得八百五十二畫二十五秒卽一月之閏數也每年十二月總計閏數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畫若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畫除爲一朔則該得七閏無餘矣夫月

而復蘓爲朔朔在本日四百四十一畫以前者則第三十日爲後朔朔在四百四十一畫以後者則第三十一日爲後朔蓋畫少是本日早時雖加一朔之朔後朔止是第二十日內畫多是本日晚時既加一朔之數則後朔在第三十一日矣後朔在第三十日日本朔止領二十九日謂之月小後朔在第三十一日本演乃領三十日謂之月大月大則干名與後月同月小則不同也月朔之時刻非可真知亦約量而定於本日之刻畫耳一年二十四氣爲節氣者十二爲中氣者十二十九年之內

爲一氣二百二十八名若一朔之後置一中氣則七朔
無中氣有正月中氣者爲正月有二月中氣者爲二月
他月皆然月無中氣者必爲閏月是故三年一閏五年
再閏十九年必七閏矣凡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
子時朔旦冬至謂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
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日先期夜半
乃癸卯日酉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復得至朔同
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復得至
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日
乃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初年
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日法九百四十故九百四
爲節一節爲四章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節蔽暗時之
時也第七十七年爲第二節首亦曰第一章首每章甲
子差三十九日九時一節總差一節百五十九日於內
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日每節止差三十九日總
二十節名一紀通差七百八十日計甲子十三周整數
無餘乃無差矣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至朔必同於
甲子日之先期夜半然猶非甲子歲首也總三紀積四
千五百六十年至朔乃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在
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是名一元一元之內歲次甲子者

七十六與節年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九
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其數與每朔之
積畫相同節之內積日亦同此數蓋一元爲六十節矣
觀衆星之昏且出沒知天體日運一周又觀中星四時
所在不同知日之所躔漸異歲終中星復舊知日亦復
舊而行年一周矣蓋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餘四之一故
亦以周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歲數與天數
相合故曰天周歲終也夫日一日行天一度分寸尺丈
弓名曰五度分天爲度者后亦度量之義若以日爲尺
其一度卽日圓之徑數也於日行之道定二十八宿之
名宿之星數多寡不等於其數內定一星距者隔越之
義二十八距星既定其界各宿度數由此而分如斗星
從柄起以第三星爲距前一星及爲距之半星未離於
箕而尚屬於箕餘三星半乃在本宿之度內然本宿星
數少而占度多者蓋斗牛之間又有建星等不在玄武
七宿之數而附於斗故斗雖星少而占度多他宿亦猶
是也若夫月之所躔昏且漸異見其行六七度遂知一
日之內行十三度有奇月與日同躔之時謂之合朔月
與日同躔相對兩輪相望而充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
體黑白各半似弓張弦謂之弦月行及日尅盡體伏謂

之晦此晦朔弦望之義也一章之內日在天一十九周
月在天二百五十四周於月周之內減去日周則爲二
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日行十九度月行二百五十
四度與十九年周天之度數相同以二百五十四均爲
十九則知月行每日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
周十九之七每日遠日十二度十九之七每年多日十
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餘十九之
七爲閏積十九年爲七閏也舊云天道左旋日月右轉
蓋謂日月附着於天體天則一晝夜而屬日於天止移
一度月則移十三度有奇其後推測知日月與天相遠
而未嘗附着故日每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
一而每年亦總爲三百六十五周餘四之一天體則每
日周地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每亦三百六十六
周餘四之一多過于日之周則是日每日不及天運一
度月每日與日相多十二度餘十九之七日速而月遲
也故日月右旋之說乃曆家用逆推之術取其省籌耳
且日速月遲譬之二馬日駿而月駑以一度比一里每
里分爲十九段分爲百小刻日月行天一周猶馬循環
封疆一周駿馬一日行一次計行三百六十五里四段
七十五尺駑馬每日不及一周止行三百五十二里十

六段七十五尺較之遲十二里七段卽所謂不及十二度十九之七也以段計之每日漸多二百三十五段以天計之每日漸多二萬三千五百尺二馬一處同時並發乍分先後不甚相遠歷十四日七百四十九晝半駑駑相距半周又曆此數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晝駑不及駿一周而復同一處矣此卽一朔之喻然一朔之內日行二十九度餘九百四十之四百九十九而月行一周外餘數與日同止該二十七日餘三百二晝有奇至次朔復相會但不會於元所會九百四十次方與元所相會則一節之數也若夫天與日會六體每日繞地

一周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日每日一周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天體不可知驗之經星天速而日遲每日不及一度一年則不及一周而日復舊躔故曰天與日會要之亦可以二馬爲喻也至十九年天與日會而月亦會是謂一章之數但相會近非子時四章爲一節則日月與天皆相會於夜半又皆在地下於是日月與天地四者俱相會也夫謂二馬九百四十會乃會元所者以九百四十會比節之朔會於元所比日月與地會而不及天會故不踰及一章之數堯典暮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餘

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問曆所以數差古人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個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

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
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
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
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
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
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
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
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
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
曾算在裡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
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算得康節曆
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
萬分曆萬分曆自己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
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
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數演得闊其
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
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
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
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爲中分

中卽氣也

按閏法始於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周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亦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左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二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歲有十二月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愚謂天體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爲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朱子云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是也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個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曰日月皆從角起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嘗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滾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爲度在歲爲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卽四分度之一耳日與天會者一晷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遇置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

分三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與日常
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
十六分生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
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
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
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個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
八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
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
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日行之常數也月與日
會處係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如正月

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為嫩嘗二日
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為降嘗十日
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三百六十為一
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日則五其
七十二為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六十六其
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之策言之乾二百一十
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常數也氣
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
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分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
分者為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

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後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单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係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者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爲一章

者蓋九爲天數之終十爲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单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計於十九年內分作七個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個月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星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而爲一章之歲也嘗論一日月皆麗乎天者也日之行

圖書編

卷二十四

四十一

比天只不及一度月之行乃不及日十二度何哉蓋天秉陽而在上日爲陽之精月爲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少陽饒陰乏陽得蕪陰陰不蕪陽此日得所以常過月行所以常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故聖人作曆必歸餘于閏以補月行不及於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

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爲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無毫髮之差矣聖人裁成輔相之功豈淺淺哉或云曆家之說則以爲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何也曰陳安卿嘗聞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捷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捷次於天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日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

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
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此之天却成
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退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
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
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卽得其正愚謂欲知日速月
遲其迹有易見者且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最好
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欲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
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似一日直
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
退而不及亦遠半天矣日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
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卽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
半數而復相會也

歲月與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
時日與辰會法也故時與日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
有三百六十

歲日與天會之法也以節氣爲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也
以朔望爲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有後先也交於立春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求閏餘分要法

超法一十萬〇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抄
 講曰置閏餘分一十萬〇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
 抄在位用流年乘之得數加準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四
 十一分八十六抄如滿朔策二十九萬五千三百〇五
 分九十三抄累減不及者便是當年閏餘分也
 閏餘分在一十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分〇九抄已上
 者有閏月也若在已下無閏月也

閏月訣

每月筭閏月 休將本月論 雨水定閏丑
 春分却在寅 穀雨閏二月 小滿閏三辰

夏至多四月 大暑五月真 處暑多六月
 秋分七月申 霜降八月酉 小雪九月均
 冬至閏十月 大寒子月逢 月內無中氣

便是閏月經

經朔有閏加二十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七分〇九抄
 經朔無閏加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分一千六抄
 雨水定閏丑者如萬曆三年乙亥歲正月初一日雨水
 節則去年閏十二月也凡月內無雨水定閏丑月也月
 無春分定閏寅月也故曰月內無中氣便是閏月
 一年之間朔虛五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分四十抄氣盈
 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合之得閏餘人王分故曰積

盈虛而成閏也

以朔虛氣盈置閏者天不用之而用之者人也人用之者使農桑之候不失其序也

何謂朔虛一年十二個月有六小共少六日此朔虛之虧數也

何謂氣盈二氣為一月正月立春雨水之類必有三十日零五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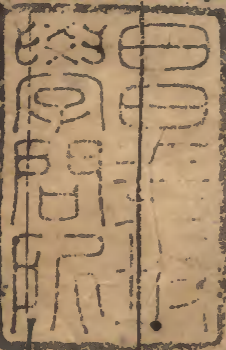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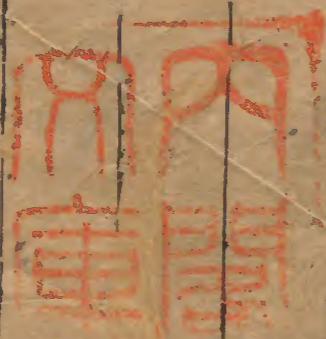
二刻二十四氣共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每年十二個月六大六小只有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是多十日八十九刻約計三年之中共多三十二日六十七刻合節氣之有餘與月小之不足因此有餘不

置閏其間三年之一閏五年之再閏與十九年之七

而為一章皆此法也二十七章為一會該五百一十二年三會為

一統該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一元該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也統也元

也運于無窮也



圖書編卷之二十四終

